



制图/由由

# 今有女神，古有佼人 细说《诗经》中的女性之美

文/聂顺荣

《诗经》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宛如一面镜子，清晰映照出西周至春秋中期近五百年的社会风貌。翻开这部经典，诸多描绘女性之美的诗篇跃入眼帘，展现出女性多元且迷人的魅力。

“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宛如清扬。邂逅相逢，与从偕臧。”在《郑风·野有蔓草》的浅吟中，春日清晨的田野如诗如画。绿草如茵，露珠闪烁，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突然出现。她水汪汪的眼眸顾盼生辉，不经意间的一瞥，便让男子心动不已。这场邂逅如同命运的安排，一段浪漫爱情就此开启。她的美灵动自然，如春日微风，轻柔拂过心田，留下深刻印象。

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舒忧受兮，劳心慍兮！”《陈风·月出》的诗篇里，皎洁月光笼罩大地，如梦似幻。一位女子静静伫立，她肌肤如雪，身姿俊俏，娴雅的情影散发着静谧迷人的气息。这般朦胧美景，让人心旌摇曳，她的美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在静谧夜色中，令人沉醉痴迷。

《诗经》中还有天真活泼的俏皮之美。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。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静女其变，贻我彤管。彤管有炜，说怿女美。自牧归荑，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，美人之贻。”《邶风·静女》讲述了一个充满趣味的爱情故事。天真活泼的村妇与男子相约城隅，她故意躲起来，看着男子着急的窘态

偷笑，随后欢快现身，送上彤管。寥寥数语，一个俏皮可爱、娇羞开朗的小姑娘形象跃然纸上，她的美充满生活气息，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纯真美好。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《周南·桃夭》如欢快的婚礼赞歌，阳春三月，桃花盛开，待嫁姑娘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，眼中满是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憧憬。这首诗不仅赞美女子容颜，更表达对其婚姻的美好期许。在那个时代，婚姻是女子人生重要转折，她对幸福的向往，使其散发出独特魅力，令人动容。

“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，寔彼周行。”《周南·卷耳》中，女子采摘卷耳时，满心都是远方爱人，以致箩筐许久未装满。《小雅·采芣》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，女子春日与爱人离别，寒冬仍盼其归，站在风雪中，心中满是无尽牵挂与深切思念。她们对爱人的深情跨越时空，在岁月中熠熠生辉，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坚贞伟大。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”《周南·关雎》勾勒出田园

劳作图。河水之畔，雎鸠欢歌，窈窕女子专注采摘荇菜，身姿轻盈，动作娴熟，倩影倒映水中，与自然相融。她热爱劳动，用双手创造生活，质朴之美如清泉般纯净自然，让人感受生活本真。

女子心灵手巧，展现出聪慧之美。“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。彼美淑姬，可与晤歌。”《陈风·东门之池》描绘生活场景，护城池中麻草浸泡，河边姬家姑娘容貌美丽且心灵手巧，熟练处理麻草，动作行云流水。男子被她美貌与聪慧吸引，想与她唱歌倾诉爱慕。她的美不仅在外表，更在于聪慧灵巧，用智慧双手创造美好生活，充满智慧光芒，令人钦佩。

秀外慧中，优雅之美。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，将翱将翔，佩玉琼琚。彼美孟姜，洵美且都。”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中的孟姜如仙子下凡，天生丽质，容貌娇俏，身姿轻盈，佩玉叮当，举止优雅，一颦一笑皆散发迷人魅力，让人沉醉。她的美是秀外慧中的完美体现，兼具美丽外表与优雅气质、高尚品德，如优美诗篇，回味无穷。

才貌双全，绝代风华。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。领如蝤蛴，齿如瓠

犀。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《卫风·硕人》对庄姜的描写堪称经典。庄姜，齐国公主，嫁与卫庄公。她美到极致，手、肤、颈、齿、眉、额皆完美，迷人微笑与顾盼生辉的眼眸更摄人心魄。且她才情出众，是中国第一位女诗人，《诗经》中多篇佳作出自其手。她的美是才与貌的完美融合，绝代风华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可远观不可亵玩，显现出女子的神秘之美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《秦风·蒹葭》营造朦胧神秘氛围。深秋时节，芦花似雪，露水成霜，女子伫立河对岸，男子爱慕追寻，却始终无法靠近。她的身影若隐若现，如梦如幻，这种神秘之美如夜空星辰，遥远迷人，激发人们对美好的向往。

可见，《诗经》塑造的女性形象光彩照人，人格魅力源于外表美与内在高尚品德。从温柔贤淑到天真活泼，从勤劳质朴到聪慧优雅，她们的美多元丰富，是内外兼修的完美体现。

## 柳笛声声唤春风

文/杨建

春天里，蜜蜂的嗡嗡声，溪流的潺潺声，燕子的呢喃声……都是让人沉醉的声音。还有一种声音，也很动听，叫柳笛声。

东风送暖，地头冒出了嫩芽，山坡披上了新绿，河畔堤岸，柔软的柳枝也悄无声息地挂起串串珠帘般的嫩绿。每当这个时节，带着草木气息的春风里，总会传来一阵阵“嘟嘟嘟”“哇哇哇”“呜呜呜”的声音，音调虽然单一，却也清脆绵长，高亢嘹亮。这就是柳笛声，这就是从童年里吹起，划过春天，现在偶尔还能在柳树下听到一两声的柳笛。

做柳笛吹柳笛的岁月，那是无忧无虑的日子。走出门外，村中那条蜿蜒弯曲的小河，两岸垂柳依依，绿烟缭绕，很是引人注目。当轻柔的春风吹拂柳枝，柳树从柳叶

如眉到柳絮纷飞，柳树下就是我们拥有的欢乐世界，捉蝌蚪、采野花、摘桑葚，让我们欢天喜地，吹柳叶，做柳笛，编柳枝花环，让我们乐不可支，我们就像随风摆动的柳枝一样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

截取一段春天里的柳枝，春天就多了一种美妙动听的声音。做柳笛，就像我们做弹弓削木头手枪那般熟练。取一截筷子大小没有枝杈表面光滑的柳枝，将它揉搓几遍后，一段小扁棍就可以从柳枝皮里缓缓地抽出来，柳条棍滑滑的湿湿的，含在嘴里有丝丝的甜味，这是一种春天的气息，春天的味道。此时，将手中那节柔软的柳枝皮筒一端削去嫩绿的表皮，露出白色的内层膜，再用牙齿将它轻轻磕扁，憋着气一吹，就有抑扬顿挫的声音飘向四野，一支吹响春天的柳笛就

做好了。

乡间最悦耳的声音，莫过于春天的柳笛声，阵阵悠扬的柳笛声，仿佛从遥远的天际飘来，轻盈地穿梭在柳岸田野间，清澈如山涧溪流，纯净如林中山风。柳笛长短粗细的不同，发出的声音也有别，清脆尖细，厚重悠长，各有其妙。在那一排随风摇曳的柳树林间，常常是这边柳笛一响，就有多处柳笛声回应，你一声我一声，东一阵西一阵，演唱低吟般的柳笛声，便在柳树林里此起彼伏，引得栖落柳枝头的鸟儿们，叽叽喳喳地也跟着鸣叫不停。

声声柳笛，在传递着春天已经来临的讯息，也在展示着我们吹柳笛的技艺。有些伙伴，能将柳笛吹成各种曲调，技艺高的能口含几个长短不一的柳笛，鼓起腮帮子一齐

吹，同时发出或长或短或高或低的声音，还有几个小巧的，放下柳笛，摘一片细长嫩薄、厚度均匀的柳叶，夹在两拇指中间，放在唇间轻轻一吹，一种带有自然韵味，像远处传来的轻柔风声一样的曼妙声音发出，悠扬而清新。我们用声声婉转悦耳的柳笛，唤来了春风阵阵，春风又将我们的柳笛声，送得很远很远……

柳叶青了又黄，桃花开了又落。声声柳笛，唤来春风唤来春醒，也悄然送走了我们的童年。从乡村到城市，柳枝依然还在眼前飘飘洒洒，但柳笛声声似乎已经远去。现在，也会偶尔走近柳树下，做个柳笛，采一枚柳叶，躲在柳荫处吹上一阵，那是对这个年代的怀念。

## 「消失」的鞋匠

文/阮骏琳

细雨朦胧的清晨，独自漫步在萧山老城的大街小巷上，已经是很久没有出来走走了，老城的变化，快到来不及去回忆。最初的机关幼儿园外立面焕然一新，沿人民路的商铺都已重新规划，整一条街仿佛新生一般，无论是建筑，还是颜色搭配着实让人眼前一亮，顿时感慨万千。

一路走，一路都在刷新记忆，仿佛是熟悉的，却又是陌生的。街名是熟悉的，街道又是陌生的；商铺是熟悉的，老板又是陌生的；菜单是熟悉的，味道又是陌生的；乡音是熟悉的，人物又是陌生的……这种熟悉与陌生的感觉来回冲击着我的视野，莫名地一股淡淡的忧伤毫无感觉地出现在我的脑海——变化太快，就连想象力都跟不上。

直到走在西门菜场附近河滨路上，忽然看见一处摊贩，地上摆着鞋底、鞋跟之类的，一把遮阳伞，一把简易折叠椅，旁边用一块破旧木板写着“修拉链、皮衣、皮包、鞋子”，我的思绪才和记忆连上了线。

是的，童年的时候，家人经常带我去儿童公园玩，走路必会经过河滨路。那时候的我很调皮，总是喜欢“不走寻常路”来吸引大人注意力，不好好走路的下场就是很费鞋，总是卡扣坏了或是鞋底开裂了，又或者是裤子的拉链开裂了……此时，大人就会沿路找到摆摊的修鞋匠。我记得有位修鞋匠很会聊天，总是一边忙活一边和客户攀谈，手艺确实精湛，效率也高。他戴着老花镜，眼睛却还是眯成了一条线在作业，手指缝里都是污垢，但这也是一个鞋匠的标志。他那里的生意最好，回头客很多，好多同行竞争不过他纷纷转行了。久而久之，无论是爸爸的皮鞋还是妈妈的高跟鞋，但凡坏了都找的是他。

“这片现在只有我了，你儿子上次修好的卡扣没有再坏吧？”他熟练地用砂皮打磨着我爸爸那双褪色严重、折痕满满的皮鞋跟部，再贴上一块全新鞋跟。

“儿子长身体，那双鞋早就穿不下了。”

“哎呀，那真是可惜了。”当时的我虽然在旁边自顾自玩耍，但这段对话我是听着也记着。如今回想起这些多少有些怀念。

在物质与精神文明富裕的今天。我们使用的很多物品，尤其是消耗品不会再去想着“修”，更多情况下是想“换”。尽管老一辈人经历过不同的生活年代，“修修补补再三年”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。但时代在进步，科技在进步，人类文明也在进步，那么我们的思想呢？思维呢？更应该是去进步、去探索、去理解这个时代出现的产物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会有矛盾的心理。既想着在改变中有所进步与突破，同时又不想改变且一直保持对原有舒适习惯的延续。然而，我们可以去怀念一个人或一种习惯，但我们不可能对新生事物不去接受或不去改变自己原有的习惯，从而顺应这个时代的变化。

修鞋的摊位依然在，修鞋的匠人却离开了，一旁的石栏上还留着电话号码，或许是为了仅有的那些回头客吧。行人看着我举着相机在拍照，顺带说了一句：“多拍点，这是古董了。”

我等了很久，匠人一直没有再出现，我很好奇，真想看看如今的鞋匠人是否还是我记忆中的匠人？或许真的是一天也接不到多少单生意吧，匠人也无心守着摊位了。而我并不是来修鞋的，我只是这个城市的记录者、怀念者。